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三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一回　撕扇子作千金一笑　因麒麟伏白首雙星

下一回▶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，也就冷了□□底本此處空白無字，他本為：半截，想着往日常聽人說：「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。縱然命長，終是廢人了。」想起此言，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，盡皆灰了，眼中不覺的滴下泪來。寶玉見他哭了，也不覺心酸起來，因問道：「你心裡覺得怎麼樣？」襲人勉强笑道：「好好的，覺怎麼呢。」

寶玉的意思卽刻便要叫人燙黃酒，要山羊血嗽洞丸來。襲人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這一鬧不大　　，鬧起多少人來，倒抱怨我輕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鬧得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經明日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，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覺的，可不好？」寶玉　　了有理，也只得罷了。向案上斟了茶來，給襲人漱了口。襲人知寶玉心内也不安穩的，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，二則定要驚動別人，不如由他去罷。因此　　在榻上，由寶玉去伏侍。一交五更，寶玉也顧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來，將王濟仁叫來，親自確問。王濟仁問其原故，不過是傷損，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，怎麼服，怎麼敷。寶玉記了，囘園来，依方調治，不在話下。

這日正是端陽佳節，蒲艾簪門，虎□□□底本此處空白無字，他本為：符繫背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家母女等賞午。寶玉見寶□□□□□□□底本此處空白無字，他本為：釵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說話，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王夫人見寶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□底本此處空白無字，他本為：玉沒精打彩，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，他没好意思的，越發不理他。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，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，心中不自在，形容也就懶懶的。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說笑，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，更覺淡淡的。　　春姐妹見衆人無意思，也都無意思了。因此大家坐了一坐，就散了。

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他想得也有個道理。他說：「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時歡喜，到散時豈不清冷？既清冷則生感傷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，謝時便增惆悵，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」故此，人以爲歡喜時，他反以爲悲。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，生怕一時散了。那花只愿常開，生怕一時謝了。只到筵散花謝，雖有萬種悲傷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因此今日之筵，大家無興散了，林黛玉倒不覺得，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，囬至自己房中，長吁短歎。

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，跌在地下，將骨子跌折。寶玉因嘆道：「蠢才，蠢才！將來怎麽樣？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，難道也是這麽顧前不顧後的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二爺近來氣大得狠，行動就給臉子瞧。前日連襲人都打了，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凭爺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是平常的事。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、瑪瑙碗，不知弄壞了多少，也没見個大氣兒。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了。何苦來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，再挑好的使。好離好散的倒不好？」

寶玉　　了這些話，氣的渾身亂戰。因此說道：「你不用忙，將來有散的日子！」襲人在那邊早已　　見，忙赶過來，向寶玉道：「好好的，又怎麽了？可是我說的：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。」晴雯　　了冷笑道：「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，也省了爺生氣。自古以來，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，我們原没伏侍過。因爲你伏侍的好，昨日纔挨窩心脚。我們不會伏侍的，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麽罪呢？」

襲人　　了這話，又是惱，又是愧。待要說幾句話，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推晴雯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們的不是。」晴雯　　了他說「我們」兩字，自然是他和寶玉了，不覺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幾聲道：「我倒不知道，你們是誰？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！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，也瞞不過我去。那裡就稱起『我們』來了！那各抄本均無此字明公正道，連個姑娘還没掙上去呢，也不過和我似的，那裡就稱上『我們』了！」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，想一想，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寶玉一面說道：「你們氣不忿，我明日偏抬舉他。」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：「他一個糊

人，你和他分証什麼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，比這大的，過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麼了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我原是糊　　人，那裡配和我說話！我不過奴才罷咧。」襲人　　說，道：「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爺拌嘴呢？要是心裡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不犯着當着二爺吵。要是惱二爺，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。我纔也不過爲了事，進來勸開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！又不像是惱我，又不像是惱二爺，夾鎗帶棒，終久是個什麼主意？我就不說，讓你說去。」說着便往外走。

寶玉向晴雯道：「你也不用生氣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」晴雯　　了這話，不覺又傷起心來，含淚說道：「我爲什麼出去？要　　我，變着法兒打發我去，也不能彀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？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，打發你去罷。」說着，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，笑道：「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回太太去！」襲人笑道：「好没意思！認眞的去回，你也不怕　　了他？便是他認眞要去，也等把這氣下去了，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。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，豈不叫太太犯疑？」寶玉道：「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。」晴雯哭道：「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？饒生了氣，還拿話壓　　我。只管去回，我一頭碰　　了，也不出這門兒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奇了。你又不去，你又鬧些什麼？我經不起這吵，不如去了，倒干淨。」說着，一定要去回。襲人見攔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紋、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得利害，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，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齊進求，都跪下了。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，嘆了一聲，在床上坐下，叫衆人起去。向襲人道：「叫我怎麼樣纔好！這個心使碎了，也没人知道。」說着，不覺滴下淚來。襲人見寶玉流下泪來，自己也就哭了。

晴雯在傍哭着，方欲說話，只見林黛玉進來，便出去了。林黛玉笑道：「大節下，怎麼好好的哭起來？難道是爲争粽子吃，争惱了不成？」寶玉和襲人「　　」的一笑。林黛玉道：「二哥哥不告訴我，我不一作：無此字問你也就知道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拍着襲人的肩，笑道：「好嫂子，你告訴我，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。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勸和勸。」襲人推他道：「林姑娘，你鬧什麼？我們一個丫頭，姑娘只是混說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拿你當嫂子待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。饒這麼着，還有人說閒話，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！」襲人笑道：「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氣不來，死了，倒也罷了。」林黛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麼樣，我先就哭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老實些罷！何苦還說這些話。」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，抿嘴笑道：「做了兩個和尚了！我從今已後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。」寶玉　　了，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，自己一笑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黛玉去了，就有人來說：「薛大爺請。」寶玉只得去了，原來是吃酒，不能推辭，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幾分酒，踉蹌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設下，榻上有個人睡着。寶玉只當是襲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問道：「疼的好些了？」只見那人翻身起來，說：「何苦來，又招我！」寶玉一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　　是晴雯。寶玉將他一拉，拉在身傍坐下，笑道：「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過說了那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。你說我也罷了，襲人好意來勸，你又括拉上他。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」晴雯道：「怪熱的，拉拉扯扯做什麼！叫人來看見像什麼！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既知道不配，爲什麼　　着呢？」晴雯没的說，「　　」的又笑了，說道：「你不來使得，你來了就不配了。起來，讓我洗澡去。襲人麝月却一作：都洗了澡，我叫了他們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纔又吃了好些酒，還得洗一洗。你既没有洗，拿了水來，偺們兩個洗。」

晴雯摇手笑道：「罷，罷！我不敢惹爺。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，足有兩三個時辰，也不知道做什麼呢。我們也不好進去的。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，淹着床腿，連蓆子上都汪着水，也不知是怎麼洗了。笑了幾天。我也没工夫　　拾水，也不用同我洗去。今日也凉快，那會子洗了，這會子可以不用，我到　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，通通頭。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，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。叫他們打發你吃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既這麼着，你也不許洗去，只洗洗手，拿菓子來吃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折了，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。倘或再打破盤子，還更了不得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愛打就打。這些東西，原不過是借人所用，你愛這樣，我愛這樣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，原是搧的，你要撕着頑，也可以使得，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。就如杯盤，原是盛東西的，你喜歡聽那一聲响，就故意砸了，也可以使得，只别在生氣時拿他出氣。這就是愛物了。」晴雯聽了，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。我最喜歡撕的。」寶玉聽了，便笑着遞與他。晴雯果然接過來，「　　」的一聲，撕了兩半。接着又聽「　　」「　　」幾聲。寶玉在傍笑着說：「响得好！再撕响些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麝月走過來，笑道：「少作些孽罷！」寶玉赶上來，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幾半子，二人都大笑。麝月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拿我的東西開心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打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，什麼好東西！」麝月道：「既這麼說，就把扇子搬出來，讓他儘力撕豈不好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就搬去。」麝月道：「我可不造這樣孽！他没撕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」晴雯笑着，便　　在床上，說道：「我也乏了，明日再撕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古人云，『千金難買一笑』，幾把扇子，能

值幾何！」一面說着，一面叫襲人。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，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，大家乘凉，不消細說。

至次日午間，王夫人、薛寶釵、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内坐着，就有人回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一時，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。寶釵黛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。青年姊妹間，經月不見，一旦相逢，其親密自不消說得。一時進入房中，請安問好，都見過了。賈母因說：「天熱，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。」史湘雲忙起身寬衣。王夫人因而笑道：「也没見穿上這些做什麽？」史湘雲笑道：「都是二嬸娘叫穿的，誰愿意穿這些。」寶釵一旁笑道：「姨媽不知道：他穿衣裳，　　更愛穿那别人的衣裳，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，他在這裡住着，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額子也勒上，猛一瞧，倒像是寶兄弟，就是多兩個墜子。他站在那　　子背後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：『寶玉，你過來，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。』他只是笑，也不過去。後來大家認不住笑了，老太太纔笑了說：『扮作男人好看了。』」林黛玉道：「這算什麽！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，住了没兩日，下起雪來，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，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毡斗篷放在那裡，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，又大又長，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上，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，一跤栽倒溝跟前，弄了一身泥。」說着，大家想着前情，都笑了。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：「周媽，你們姑娘還那麽淘氣不淘氣了？」周奶媽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「淘氣也罷了，我就嫌他愛說話。也没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，笑一陣，說一陣，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！」王夫人道：「只怕如今好了。前日有人家來相看，眼見有婆婆家了，還是那麽着？」賈母因問：「今日還是住着，還是家去呢？」周奶媽笑道：「老太太没有看見，衣服都帶了來了，可不住兩天。」湘雲問寶玉道：「哥哥不在家麽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再不想着别人，只想寶兄弟，兩個人好頑的，這可見還没改了淘氣。」賈母道：「如今你們大了，别提小名兒了。」

剛說着，只見寶玉來了，笑道：「雲妹妹來了！怎麽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，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」林黛玉道：「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什麽好東西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信他！幾日不見，越發高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襲人姐姐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好，多謝你想着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。」說着，拿出手帕子來，挽着一個挖搭。寶玉道：「什麽好的？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是什麽？」說着便打開，衆人看時，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，一包四個。林黛玉笑道：「你們瞧瞧他這個人，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，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，豈不省事？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，我當又是什麽新奇東西，原來還是他。真真你是個糊　　人。」史湘雲笑道：「

你纔糊　　呢！我把這理說出來，大家評一評誰糊　　。給你們送東西，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，拿進來一看，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，若帶他們的這西東，須得我告訴來人，這是那一個丫頭的，那是那一個丫頭的。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，再糊　　些，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，混鬧胡說的，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　　了。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，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，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？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，豈不清白！」說着，把四個戒指放下，說道：「襲人姐姐一個，鴛鴦姐姐一個，金釧兒姐姐一個，平兒姐姐一個。這倒是四個人的，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？」衆人聽了，都笑道：「果然明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還是這麼會說話，不讓人。」林黛玉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他不會說話，就配帶金麒麟了。」一面說着，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諸人都不曾　　見，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。寶玉　　見了，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。忽見寶釵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寶釵見寶玉笑了，忙起身走開，找了黛玉說笑去了。

賈母因向湘雲道：「吃了茶歇一歇，瞧瞧你嫂子們去。園裡也凉快，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」湘雲答應了，因將三個戒指包上，歇了一歇，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。衆奶娘丫頭跟着，到了鳳姐那裡，說笑了一囘。出來，便往大觀園來，見過了李宮裁，少坐片時，便徃怡紅院來找襲人。因囘頭說道：「你們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。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。」衆人聽了，自去尋姑覓嫂，单剩下湘雲翠縷兩個。

翠縷道：「這荷花怎麼還不開？」史湘雲道：「時候還没到呢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樣，也是樓子花。」湘雲道：「他們這個還不如偺們的。」翠縷道：「他們那邊有顆石榴，接連四五枝，眞是樓子上起樓子，這也難爲他長。」史湘雲道：「花草也是同人一樣，氣脉充足，長的就好。」翠縷把臉一扭，說道：「我不信這話！若說同人一樣，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？」湘雲　　了，由不得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說你不用說話，你偏好說。這叫人怎麼好答言？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變萬化，都是陰陽順逆。就是一生出來，人人罕見的，究竟道理還是一樣。」翠縷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從古至今，開天闢地，都是些陰陽了？」湘雲笑道：「糊塗東西，越說越放屁。什麼『都是些陰陽』！况且『陰』『陽』兩個字，還只是一個字：陽盡了，就成陰，陰盡了，就成陽。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，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糊　　死我了！什麼是個陰陽，没影没形的？我只問姑娘：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。器物付了，纔成形質。譬如天是陽，地就是陰。水是陰，火就是陽。日是陽，月就是陰。」

翠縷　　了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我今日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　　着日頭叫『太陽』呢，

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麽『太陰星』，就是這個理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剛剛明白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，難道那些蚊子、虼蚤、蠓虫兒、花兒、草兒、　　片兒、磚頭兒，也有陰陽不成？」湘雲道：「怎麽没有呢！比如那一個樹葉兒，還分陰陽呢，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，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。」翠縷聽了，點頭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我可明白了。只是偺們這手裡的扇子，怎麽是陽，怎麽是陰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邊正面就爲陽，那反面就爲陰。」翠縷又點頭笑了。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，因想不起什麽來，猛低頭看見湘雲宮上絛的金麒麟，便提起來，笑道：「姑娘，這個難道也有陰陽？」湘雲道：「走獸飛禽，雄爲陽，雌爲陰。牝爲陰，牡爲陽。怎麽没有呢？」翠縷道：「這是公的，還是母的呢？」湘雲啐道：「什麽公的母的！又胡說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怎麽東西都有陰陽，偺們人倒没有陽陰呢？」湘雲沉了臉說道：「下流東西，好生走罷！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！」翠縷道：「這有什麽不告訴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難我。」湘雲「撲　　」的笑道：「你知道什麽？」翠縷道：「姑娘是陽，我就是陰。」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。翠縷道：「說的是了，就笑的這麽樣？」湘雲道：「狠是，狠是！」翠縷道：「人家說主子爲陽，奴才爲陰，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你狠懂得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，湘雲指着問道：「你看那是什麽？」翠縷了，忙赶去拾起來，看着笑道：「可分出陰陽來了！」說着，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。史湘雲要他揀的瞧，翠縷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「是件寶貝，姑娘瞧不得！這是從那裡來的？好奇怪！我從來在這裡没見人有這個。」湘雲道：「拿來我瞧瞧。」翠縷將手一撒，笑道：「姑娘請看。」湘雲舉目一驗，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，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。湘雲伸手擎在掌上，只是默默不語，正自出神，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，笑道：「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麽呢？怎麽不找襲人去呢？」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，道：「正要去呢，偺們一處走。」說着，大家進入怡紅院來。

襲人正在堦下　　檻　　風，忽見湘雲來了，連忙迎下來，携手笑說一向别情，一面進來歸坐。寶玉因問道：「你該早來，我得了一件好東西，專等你呢。」說着，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，「嗳呀」了一聲，便問襲人：「那個東西你　　起來了麽？」襲人道：「什麽東西？」寶玉道：「前日得的麒麟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天天帶在身上的，怎麽問我？」寶玉聽了，將手一拍，說道：「這可丢了！往那裡找去？」就要起身自己尋去。史湘雲聽了，方知是他遺落的，便笑問道：「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前日好容易得的呢！不知多早晚丢了，我也糊　　了。」史湘雲笑道：「幸而是頑的東西，還是這麽慌張。」說着，將手一撒，笑道：「你瞧瞧，是這個不是？」寶玉一見，由不得歡喜非常。要知

歡喜的事，下回分解。